



雪風村牧

梁學政 朱 玖 著

牧 村 风 雪

梁学政 朱 玫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三个短篇小說和一篇散文，主要是反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內哈薩克族人民的生活的。“草原夜話”描写了一个哈薩克老獵人的一生，这是哈薩克兄弟民族在解放前所遭遇的种种压迫和悲惨命运的縮影。“在欢乐的天山草原上”，描写解放后哈薩克族人民所进行的沸騰的建設生活，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給哈薩克族人民的生計带来了新的蓬勃的气象。“牧村风雪”一篇，則反映了党在牧区慎重的推行了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方針，引导牧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也引导牧主組織公私合营牧場，以便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駝鈴”則是一篇歌唱建設祖国边疆地区的人們崇高心灵的散文。

牧 村 风 雪

梁學政 朱 政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Q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456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2 字數 66,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4,000 定价(6) 0.80元

目 次

草原夜話.....	1
在欢乐的天山草原上.....	30
牧村风雪.....	68
駝鈴.....	97

草原夜話

——哈薩克老人日札拜克的故事

夏天的夜晚，天山草原象一張神話里說的奇妙的氈氍，可以發出音樂般的声音，仿佛長長短短的綠色草浪下到處隱放着琴弦，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輕輕的彈奏着它，顫動着此起彼伏的令人心曠神怡的旋律。微風下，草蟲在比賽似的唱着，有的是那麼輕快，有的是那麼昂揚，有的沙喇喇的象在柔聲軟語的談着什麼高興的、但又怕人聽見的心事。……小星星在草原的清涼的上空眨着美麗逗人的眼睛。

離開隊部後，經過了一天的跋涉，我們扎營在草原盡頭的山邊下了。明天，就要開始這一帶山区的礦藏普查工作。吃過晚飯，值夜的大个子老李在篝火上加上了木柴，抱着槍在帳篷外蹣跚起來。我們也在小組長楊小青的督促下準備休息。

“噢——唔——，”“噢——。”

大家剛躺好，遠處傳來了一陣吓人的野獸嘯聲。跟着，是一聲短促的近乎淒厲的嗥叫。

“狼？”我們五個人一齊翻身坐了起來，小黃滑稽的用手端了端眼鏡說：

“好象是在和什麼打架受了傷似的，別是和熊吧！”比我

們早來只一個月的小趙想告訴我們，這一個月他沒有白來。在剛剛來到草原上的頭幾天里，我們還聚在隊部里整編時，他對天山除了縱橫千里肥沃的牧場，和數不盡的牛羊以及富饒的礦藏外，還盛產熊狼毛皮這一點，就曾當作特產之一夸大和繪形繪影的渲染了的。為了這個，謹慎的小組長楊小青才決心在隊部拿了兩枝獵槍，不怕麻煩的帶了來。

小黃眼明手快的提了帳篷里的一枝槍，搶先跑了出去，我們大家也跟着跑了出來，但再也聽不到聲息，看不到動靜，草浪在月光下象一片無際的深綠的汪洋。

“算了，睡覺吧，明天上山我給你們打只黃羊做抓飯吃。就凭你那眼睛，不但打不着狼，恐怕連根狼毛也碰不着。”好脾氣的胖子老張在帳篷里嘟囔着說。但不一會，他就翻了個身又呼呼的發出鼾聲來，嘴里边還象在嚼着什麼。

“等等，等等，再等會看看它出來不出來，我非得打住這只狼給老胖子看看不可。”小黃用手又端了端眼鏡堅持的說。他努力翹起腳來向遠處張望，但誰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偏往那邊看。

我看了看明天要攀登的這座山。夜里，披了淡藍的皎潔的光紗的山，有一種誘人遐想的幽麗。

“不知道這座長滿了森林的大山，是不是有和它的外貌一樣丰饒的富藏！”劉朋忽然冒出一股子詩人味兒來。

“不要出聲！不要出聲！看！”隨着大個李手指的方向，草原上出現了一個飄忽着的黑點。

“在哪？在哪？”死盯在帳篷另一邊張望着的小黃也迅速

的跑了过来，一边問一边吃力的搜索着。但当他过早的郑重而又精神專注的端起枪来时，黑影消失了。

“跑进深草里去了！”小赵惋惜的說。

“不要管它了，睡吧，睡吧！有人值夜，生着野火，保險野兽不敢往近处来。”小組長和大个李一起催促我們，我們还是有点依依不舍。

“果然！来了！”就在这时，刘朋忽然象說明他自己的預見似的嚷了起来。

黑影竟突然出現在并不算太远的一片灌木叢中，同时是那么大，直向着帳篷疾速的冲来。“开枪！”我大吼了一声；以致吓得小黄决定先仆臥在地上然后才瞄准，他并在嘴里叨叨着：“你們快回帳篷里去，冲过来了，冲过来了，是熊！是熊！”

但还没等得及他摆好枪的姿势，枪头就被大个李用脚踩住了。

“不要打，是人。”

我和小黄一向認為大个李动作迟緩，但这时却不得不佩服他的鎮靜。

大家也听見了奔馳的馬蹄声和看清了騎着馬奔馳而来的騎者的身影。

“大概是騎着馬赶路的牧人。”小黄不好意思的站了起来。

“咦，是不是我們在路上丢了什么东西了，你看那人手里提着个什么东西，怎么还是直奔着我們的帳篷跑来的？”小赵根据他在草原上所体驗到的經驗臆断着。

霎眼間，一匹由于急馳而欢快的噴着鼻息的大紅馬跑近

了。它剛收住急促的步子，一个哈薩克老人就由馬背上跳了下来。老人左手里倒提着一只綿軟的死去的狼。他犹豫了一下，就直向着帳篷走来。月光下，可以清楚的看出他長着絡腮胡子的臉上流露着的笑容，壯健而寬闊的胸部由于微微的喘息而起伏，显然，他是經過了一段路程不近的奔馳的。

“阿柯撒卡魯，加克斯么，客以姆依之待伊賽斯？”^①我們热情的招呼着。在圍涌上去爭着和老人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了他右臂的袖筒里空蕩蕩的。他把那只鼻子和嘴里还在滴血的狼扔在地上，热情的向我們伸出了左手，象角力似的和我們握了起来。

“我是獵人日札拜克^②，你們是毛主席派来查探地底下的寶貝的小伙子們嗎？”老人一边兴高采烈的自我介紹着，一边問。

“是的。”我們对这样的称呼是一向引为光荣的。

“哈……小伙子們！你們发现我是个只有一条胳膊的殘廢人，感到有点奇怪是不是？不，我一点也不殘廢，你們看，哈哈……”这位独臂老人，在和我們握手时注意到了我們臉上驚訝的表情，他爽朗的大笑起来。然后他用脚踢了踢扔在地上的那只死狼說：“看，它就是在我追尋你們的时候，在离你們这里不远的路上遇到的。我就用那根头上帶鉄釘的棍子，”老人又指了指正在近旁草地上低头吃草的大紅馬，馬鞍子旁挂着一根半人多高的木棒。然后他手一揮，“就这样，三下子就

① 哈語譯音：“可敬的老人，好么，您找誰啊？”

② 哈薩克人名。

把它打死了！”

“啊！剛才我們聽到的狼叫就是它叫的嗎！”小黃對老人的敬佩勝過了驚訝，他又扶了扶眼鏡，仿佛要把老人看得更清楚些似的。是的，老人的頭髮都有點花白了。

“就是它。它本來想再嗥叫幾個同伴來，好在深夜把我這個單行的獨臂老人吃掉，但還沒等它嗥第三聲就被我追上了。”看來，老人是一個性格十分豁亮開朗的人，這時的心情也非常愉快，仿佛是見了我們這群毛頭小伙子不能不高興似的。

“老人，請屋里坐吧，我們用奶茶和最好的馬合烟①來接待您！”不知道什麼時候胖子也爬起來了，他一說起話來聲音總是那麼洪亮。

“好，胖孩子，謝謝你對旅人的熱情。但不要進去了，帳篷外邊——這美麗的新疆大草原，不是更惹人喜愛嗎，把你的奶茶和馬合烟拿出來，讓我試試它是不是最好的，然後讓我給你們講一個故事，和告訴你們我為什麼到這裡來！”老人的談諧和幽默把我們逗得都笑了，但聽說他要講一個故事和說明他的來意時，就立刻都懷着高興的好奇心靜了下來：草原上的故事是動人的，深夜，老人冒着野獸侵襲的危險跑來找我們，這件事本身也帶着誘人的、故事性的氣氛和色彩。

我們七手八腳的把奶茶、饊②、馬合烟都拿出來，放在一張鋪在草地上的漆布上，大家圍着坐成一圈。老人熟練的用一隻手卷起烟來抽着。呷了一口奶茶，星空下，他象早就和我

① 一種新疆兄弟民族喜歡吸用的烟草。

② 饊：新疆兄弟民族喜歡吃的一種面餅。

們認識了似的，又象早就想和我們談心似的，在喘息才定下來后就誘人的說了起來：

“在我給你們說這個過程悲慘但結局美好的故事前，讓我先送給你們兩件禮物，看看你們是不是喜歡它，倘若不喜歡，認為它們沒有什麼用的話，那麼故事也就沒有說的必要了；倘若覺得有用，我再告訴你們它的來歷……”說着，老人把手伸進懷裡，在衣兜內掏出一個手巾包着的小包來。打開小包，他拿出來兩塊石頭。還沒等輪上我看，小黃就驚喜得叫了起來，惹得大家一起圍擠到他的跟前。兩塊石頭的顏色懸殊很大，一塊十分潔白，一塊黑油油的發亮，那塊白的分布着點點結晶的金色的星星，一看就可以斷定是一塊含金砂量非常大的石英石；那塊黑的顯然是一塊成色很好的油頁岩，尤其可愛的，是那上邊印着一條非常完整的魚化石；看來起碼是一百五十萬年以前的了。

“這是什麼石頭，有沒有用？”老人問。

“啊，可敬的老人，這一塊是成分很好的金礦石，一塊是含石油量很大的油頁岩，同時還是一個很可貴的古代生物化石標本。您在哪儿發現的？那兒多不多？”楊小青高興的看看石頭又看看老人，看看老人又看看石頭。

“既然有用，那就好了！”老人也好像早就知道結果會是這樣似的，他笑了笑，就用手摸他那鬚曲的胡子，頗有點在年青人面前自負的樣子，但同時也讓人感到一種把這幾個年青人當成自己家中什麼人似的親切。

沉默了一會兒。

“要談，就讓我們由頭談起吧。……其實，誰又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用話把草原上窮苦牧民過去所經歷過的痛苦、所流過的眼淚都說出來呢！……是不，孩子們。”

顯然，他是想起了什麼人生中非常痛苦的事情。之後，隨著他沉緩的話聲，由眼神裡使人看到他又走到了一個遙遠的年代。……

“二十多年前，我和你們一樣，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但是，我的命運却和你們的不一樣。在三十多年以前，我就是一個在自己家鄉的土地上的流浪者了，——我便飽嘗了在自己家鄉的土地上四出流亡的生活；飽嘗了在自己生長起來的草原上沒有安身的地方、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安下帳篷的苦痛。後來，我殺了我應該殺的；而我卻做了流亡的囚犯。三十多年來就象一天，直到解放，——

“七歲上，當我剛開始能記事的時候，在我生命的道路上發生的第一件叫我永志不忘的事，就是我不小心失去了母親。直到如今，我還清楚的記得那個夜晚。

“我的母親，象所有哈薩克牧人的母親一樣，是一個勤勞善良的女人。她生下我的第三天，就踏着初冬的薄雪，去給巴依^①家放羊去了。也就從那個時候起，她得了一種纏綿的病痛。病，你們知道，在過去對窮苦的哈薩克牧人說來，它或者是‘自來自去’的，或者就是纏綿一生的。深山中的哈薩克，那裏有錢看病呢？即便有錢，又到那裏去看呢？騎着馬走七

① 巴依：哈語譯音，財主，或牧主。

天七夜到什么辽远的大城市里去嗎？去找誰呢？又住在哪儿呢？这都是使我們无法想象的。所以，不論誰，有点病也就只有拖了。

“我的母亲，就这样病了七年，直到我七岁那年，她又要生我妹妹的时候；也就是她死的时候。

“我的妹妹長的什么样，將來能長成一个多么漂亮而又勇敢可爱的牧人，我不能知道。她生下来就死了，和我的母亲死在一块。母亲生她生了三天三夜，在最后的那一天晚上，母亲被拴在帳篷里的柱子上；拴她的是一个在牧場上接生过三十年的老太婆，她用繩子在我母亲的腰里繞了三遭。就这样，在第三天的晚上，妹妹生下来了，母亲也死了。那天，我整夜站在帳篷的角落上瑟縮的看着死去的母亲，父亲怔怔的半依半坐在我的旁边，看着帳篷頂上气窗外边天上的星星，我們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跟着父亲，把死了的母亲和妹妹埋在牧場后边的山崖上。为了不叫野兽来偷吃了她們的尸体，父亲用砍土鋤^①掘开上边三尺厚的土，又鋤出了下边的石块。就在那里，我們发现了这种白色的矿石，它上面金色的星点象夏夜天幕上的繁星似的閃爍发亮。

“父亲拿起一块来看看，他說，这可能就是傳說中的金矿。但他跟着就把它放下了，把它和母亲的尸体埋得一样深，他向我講起了一个故事：

① 砍土鋤：一种新疆兄弟民族习惯用的圓头鋤头。

“过去有一个穷苦的牧人庫庫麦提，“胡大”①在他出生以前就判定了他是到世界上来受苦的。誰知道，不料有一次庫庫麦提在山上无意中发现了一处金矿，他就先拾了一块回家，并把这块矿石卖给了巴依，但沒到第二天庫庫麦提就死了。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事后，那个巴依雇了三百个工人在有金矿的地方挖了一年。”

“那天回来，我們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似的，向誰也沒說，为了避免意外的灾祸。

“从那年起，我就整天跟在爸爸身边去放羊了。一年又一年。冬天变成了夏天，夏天又变成了冬天，但我們穿的却老是一身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的破皮襖；住的是一頂随着羊群帶來帶去、补了又补、又髒又小的毡帳篷；吃的是每天半飢不飽的一点饅和一頓酸奶茶，却永远沒有換过。

“可是在那苦艾一样的日子里，这还不算完。岁月，在当时對我們穷苦牧民說来，是一連串說不清的灾难。十三岁上，我又死了父亲。

“父亲死在一次和一匹野馬的追逐里。那是一匹新由馬群里挑出来的年青駿秀的黑馬。我还記得，它渾身烏黑的毛上发着油光，四个蹄儿雪白，就象是在雪地里撒欢时不小心被雪染白了似的，四条腿象箭杆般的挺拔有勁。巴依叫我父亲馴服它，并要把它在三个月以內訓練出来，好在他儿子和一个巴依家的女儿結婚那天‘叨羊’②时使用。在第五天的早晨，

① 伊斯蘭教徒信奉的造物主。

② 叨羊：一种騎着馬夺羊的游戏。

我們飽飽的吃了一頓飯，就远远的走到草原上練馬去了。就在那天，不料父亲竟意外的从那匹暴跳的馬上跌了下来，当他又把那匹脫了繮的馬捉回来后，不幸就死在突如其来的腹痛里了。有人說，是他跑断了腸子。”

老人随着悲哀的回忆把話停了下来，他思索着什么，眼睛里流露着惆悵但却坚毅的光輝。过了一会，他跟着又說下去：

“父亲死了，我成了孤儿，也成了巴依家里的一个小牧工了。同时也开始过着比和父亲在一起时还要苦的日子，不久就开始了我的新的流浪生活。

“那是一天夜里，月亮，明亮得象一个銀盤，照着山野，照着无边无际的草原。那天輪到我值更守夜。我提着一个銅鈴鑼圍着羊厰走着，走一会坐下来休息一会，就又要去轉。不料我却因为白天跑的太累，在后半夜里睡着了。……也就在我被羊咩咩乱叫的声音鬧醒，再跳起来猛搖銅鈴时，狼已經把羊咬死了一大片！

“我知道自己闖下了禍。平常，不論那一个牧人要是把羊弄丢了，或是死了，不是賠，就是要挨一頓毒打的。我一点錢也沒有，用什么来賠呢？何况，又是那么多呢？我一看，單只咬死的就有十几只！当时也不知是为了追狼，还是为了逃跑，反正我就在喧嚷的人声呼喊中跑了出来，一直爬上山，又下了溝，又爬上山，就这样提着个鈴鑼跑到天傍明。我伏在一个山崗上；我想起了死去的媽媽，想起了死去的爸爸，想起了才十四岁的我今后可怎么样活下去，想起了生長我的可是再也不能回去的牧場，想起了我所熟悉的每一个山坡、每一片草

地，……就这样一边想着一边哭，我疲倦的睡着了。……到醒来时天已是下午了。

“从这以后，我成了一个流浪的小牧人，我就远远的流浪到别的牧场上去了，同时你们也想象得到，无依无靠的流浪生活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来意味着什么。饥饿、寒冷从不轻易的放过他……”

老人卷起一根马合烟来，抽着。红色的烟头在他手里象夏夜的一个流萤，一会飞起，一会又划了一个半圆飞下来。

“我走了一个牧场又一个牧场，过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有时给人家放放羊，有时给人家练练马，这样，一直到我十九岁的那一年。

“那是一个早临的秋天，在九月里山上就飘着雪花了。雪，象银子和打饴的粉一样的白，可是它却冷到少吃短穿的牧人们的骨头里去啊！鸟为了躲避暴风雪有时是会落到带刺的树上去的。为了生活，来不及选择，我就暂时留在一个凶狠的汉族巴依家里了，他是那个区的警察局长，也同时是一个大牧主，他叫牧人用牧杖牧放着他的羊群，他用枪和刀管着那一个区的人们。他家里有七八十个牧人，他是那一带数一数二的财主。

“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半。在这里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她虽然是住在穷苦牧人的破旧帐篷里，但却象草原上马兰丛中一朵红花似的美丽，而更可贵的，是她有一个象金子一样的温柔而善良的心。穷人是不嫌穷人的，她的爸爸和妈妈答应了我们的事。他们说，叫他们在一起吧，今后叫他们象草原上的

大雁似的互相照应，飞在一块吧。但是，我却没能照顾了她。——在我们结婚的三天前的晚上，当她往巴依屋里送牛奶时，就再也未能出来，她被巴依强奸了。

“等二天，巴依叫人给撒丽曼的母亲送了值二十五只羊的钱来。撒丽曼的母亲不要，她只要她的女儿。也就在那天，撒丽曼自杀了，死在巴依的房里，她的爸爸妈妈也被警察用盗窃的罪名和打狼的鞭子把他们赶走了。

“我没能救了撒丽曼，但在三天之后，我却用割牧草的镰刀砍死了这个汉族恶霸，还没等他的卫兵清醒过来，我就骑上快马往草原上跑去了。

“我连夜逃出那个区，在山沟里躲了一天，又连夜逃出那个县……”

老人把话停了下来。他身子微微的向前俯着，一只手肘支在膝上，头微斜的望着天边。没有一个人敢惊动他。

这样过了一分钟，两分钟。我们大家都沉默着，遥想着他的遭遇。在他的遭遇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昔日的灾难的缩影。

“……那些日月，真是一段风声鹤唳的岁月。开始的时候我是走啊走啊，躲着大的村镇走，躲着大的城市走，远远的望着一个一个的可爱的牧场不敢走近去，只怕遇上了捕人的罗网。象一只孤雁似的在飘荡，靠着草原上的沙枣和遇到的好心的牧人的接济而生活。我决心远远的远远的走开去，我想越过夏天积雪的冰大坂①到山的那一边去。

“那是一座壮丽而幽僻的大山，也是一个幽静的望不到头

的大树林子，那里的树好多都粗到两个人抱不过来，几乎象挤在一起似的直溜溜的朝天上长着，似乎在比赛着谁高，谁更能接近太阳。我在这个深山的大森林中迷路了，在最后一天，把在路上打的一只野山羊也吃完了后，我带着疲惫、失望和难熬的饥饿在一个断山坡前坐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大但很陡的断崖，但上面露出来的却满是乌油油的石块，它们被雨水冲洗得干净而光滑。在饥饿的驱使下，我的手无意识的在地上摸索着，拿起石头来随手把它扔到前面去，又跟着拿起一块来。就在这时，在石头滚过的地方，我猛地看见了一块奇怪的有鱼的石头。我以为我的眼睛饿得迷离了，我揉了揉眼睛，再往前看，分明它是一条鱼。我爬下去把它拾了起来，但它是那么坚硬而冰冷。我无奈的把它放在口袋里。不久，我就依着树棍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搜捕我的追兵四面八方的围上来了，甚至我已经听见了马的嘶唤！……当梦把我惊醒了时，我的马真的正嘶唤着挣脱了缰绳飞驰而去了。一头又黑又大的狗熊却已经来在了我的面前。一切都告诉我：跑是来不及了。我决定装死的躺在那里不动。

“狗熊走近了，用爪子把我翻了个身，然后又翻过来。它象笑似的哼笑了起来，显然，是由于我的心跳的太猛了，它发现了我的秘密。它开始用气咻咻的舌头舐我的脸。我仍然装死不动，却突然挥起刀子来对准它的胸膛刺了进去。它在狂

① 冰大坂：即冰峰，位于天山之最高最深处。